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a title or page number,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East Asian script.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 column and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binding of the book.



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書下

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  
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  
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  
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  
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



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  
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  
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  
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  
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  
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  
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  
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  
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

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測窮則自得而無悶以  
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  
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  
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  
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  
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  
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  
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  
學性復䟽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



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  
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  
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  
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  
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一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  
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  
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  
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  
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

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賢而  
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  
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  
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  
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  
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  
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  
搖性復多蟲把搔無已而當裏以章服揖拜上  
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



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强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踴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

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



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  
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桶蓋不欲以枉其天才  
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  
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  
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  
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  
漠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  
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  
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

寬之令轉於清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  
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  
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  
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  
志願畢矣足下若募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  
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  
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  
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  
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



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真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壁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相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



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噐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爲控絃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代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

跡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噐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魏魏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相相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



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人欽明委以萬機長  
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陵威奮  
伐采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  
成都自潰曜兵劔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  
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  
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虢滅虞亡韓并魏  
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  
覩天命蟬蛻內向願爲臣妾外尖輔車唇齒之  
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

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强大殊不知物有  
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雋乂盈  
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  
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脩造舟  
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  
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則千里相望自剡木以  
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  
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  
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



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  
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蹙然改容  
祇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  
告策則世祚江表未爲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  
日矣若悔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  
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  
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  
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流星游龍曜  
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

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  
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  
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  
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  
鵠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白

與嵇茂齊書一首

趙景真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  
謠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  
惟別之後離群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



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  
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  
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  
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  
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  
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  
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  
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  
轡而歎息者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

光鮮不按劔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蒔華藕於脩  
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龔俗固難以取貴  
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  
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揔轡遐路則  
有前言之艱懸鞶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  
暉則身疲於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  
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  
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  
足爲貴也若迺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



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  
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  
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  
宇宙斯亦吾人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  
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  
哉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  
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  
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翺翔倫  
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

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  
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瑩瑩飄寄臨沙  
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  
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  
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  
蕩君子弗欽臨書恨然知復何云

與陳伯之書一首

丘希範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  
三軍才爲世出奔鷲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



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  
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  
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  
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  
弃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  
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  
張繡剗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  
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夫迷塗

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  
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  
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  
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輅建節  
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  
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衰哉夫以慕容超  
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鄰故知霜露  
所均不有異類也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  
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僞嬖



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徇二方當繫頸  
蠻邸懸首橐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鷺巢  
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  
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  
日撫絃登俾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夫  
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  
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  
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  
蹶角受化唯比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

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揔茲戎重  
方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  
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重答劉秣陵沼書二首

劉孝標

劉侯旣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  
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  
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微未沫  
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  
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畱尺波電謝而秋菊春



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  
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異東平之樹望咸陽  
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隴  
有恨如何

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劉子駿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  
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  
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  
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二代迭興聖帝明王

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  
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脩易序書  
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  
七十子卒而大義乖重遭戰國弃籩豆之禮理  
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  
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  
罪道術由此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  
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



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

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二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



或間編博問人間則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  
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  
所歎慙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  
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  
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  
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  
廡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  
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  
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

此二學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  
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  
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  
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否遣近臣  
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用  
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  
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  
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  
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



所考視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夫求之在野古文不猶愈在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及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在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其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北山移文一首

孔德璋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矜疑萬乘其如脫聞鳳吹在洛浦值薪歌在延瀨固亦有焉豈有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



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  
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  
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  
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  
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  
氣橫秋或歌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  
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  
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  
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艾製而裂荷衣

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  
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童  
締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  
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殯法筵久埋敲扑諠  
譟犯其慮牒訢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  
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  
圖架卓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  
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  
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



幕寫霧出楹蕙帳空今夜鶴怨山人去今曉猿  
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在是南  
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謂慨游子  
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  
歌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  
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在魏  
闕或假步在山高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耻  
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在蕙路汗淥池以  
洗耳宜肩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蔽鳴湍截來轅  
爲君謝逋客

音釋

瞿

音 恨

力向反  
悲恨也

黝

音效  
惱也

架

音  
彌

涉

丁  
牒反

辮

音  
變髮  
辮也

文選卷第四十二終



文選卷第四十四

檄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喻巴蜀檄

司馬長卿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  
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  
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  
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  
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



西燹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愷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嘗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

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耻及父母爲天下



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  
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  
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  
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  
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  
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疇重煩  
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  
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爲袁紹檄豫州

陳孔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  
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  
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  
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  
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  
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未爲世  
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  
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  
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



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與金輦壁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獯豸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弃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禪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思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

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蹙威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剥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備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疆餘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



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充土之民而有造於操也後會鸞駕反旆群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飭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負品而已故太尉楊

彪典歷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卽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卽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汗國虐民毒施



人鬼加其細政慘苛科方互設舊繳充蹊坑塞  
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交豫有無  
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  
貪殘酷烈在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  
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  
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  
往者伐鼓征公孫瓚疆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  
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  
造河方舟比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

鋒芒挫縮厥圖不果耳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  
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  
谷在是操師震懼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爲  
固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  
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群奮中黃育獲之  
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  
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犄其後  
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熖飛蓬覆滄  
海以沃燦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



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楊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

之胡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疆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



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檄吳將校部曲文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在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

以洿簡墨譬猶穀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鱖鱖之魚期於涸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彊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郟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及吳王鼻驕恣屈強猖獗始亂自以兵彊國富勢



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  
冰泮凜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  
胷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  
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  
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踞彊如二袁勇如呂  
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掙  
特起鸚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  
鈇嬰鈇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近者關  
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爲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

率羗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  
鈇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  
萬流血漂橈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  
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  
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  
並爲脣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  
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旅旆復整六師長驅西  
征致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旄首萬里  
軍入散關則群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



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  
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  
胡賓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  
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  
之事皆上天威明杜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  
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  
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  
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已下  
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

爲鯨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  
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  
得不然夫鷙鳥之擊先高攫鷙鳥之勢也牧野之  
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  
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  
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羗  
獫狁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  
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羗巴漢鈇率南臨  
汶江揜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



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剋期五道  
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爲人  
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在枝附葉從皆非  
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疆敵未嘗不務在先  
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  
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  
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  
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  
洪穆尚開城就化官度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

立功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  
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  
軍蘇游反爲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旣誅袁  
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  
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  
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塞旗靜安海內豈輕  
與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  
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  
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



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  
若夫說誘其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  
隨波漂流與燖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  
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  
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  
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  
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  
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  
之逋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

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  
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  
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  
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恭明當世嚮彥德行  
脩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乂子孫而周盛門戶無  
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  
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  
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  
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



驅走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  
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賢聖之德也  
鷓鴣之鳥巢在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  
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  
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  
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  
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  
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竿量大小以存易  
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踏蝮蛇

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  
所弃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閭大雅之  
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其折苕之末  
目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  
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  
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文

鍾士季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  
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



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  
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  
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  
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  
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  
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  
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  
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  
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

有苗周武有敗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  
銜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  
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之  
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  
野困躋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  
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弃同卽異諸葛孔明仍  
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  
氐羗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今邊境  
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一



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  
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已來曾無寧  
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  
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  
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  
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  
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鳩毒懷祿而不  
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  
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

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讎  
賊還爲戎首咨困偏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  
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況  
巴蜀賢智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  
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  
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  
不迴肆去累卵之危就未安之計豈不美與若  
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  
悔之亦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駝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七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

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覩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



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腴胝無肢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啞齟拘文牽俗脩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

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二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瞋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



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  
至仁焉德澤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  
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爲之垂涕況  
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  
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  
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  
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  
撫長駕使䟽逖不閉習爽闇昧得輝乎光明以  
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

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  
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  
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  
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  
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  
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觀者未覩肯聽者未聞  
音猶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  
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  
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



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退

音釋

夔蒲北切 悵音縮 勻音蓋 標匹妙反 衄女六反 掇胡慢反 慘荷音苛

惛章儼反 驚懼也 鷲鳥初生 鼻蒲秘也 糝音魯 宗音琮 郤鳥合反 迮音窄 蹠音煩

駮蒙江反 笮音鑿 肢薄得反 啞音溼 泔音厭 芻音晦 提音支

文選卷第四十四終

文選卷第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對問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



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  
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擊九千里絕雲霓  
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離之鷦豈能與  
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岷嶺之墟暴鬚於  
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  
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  
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  
知臣之所爲哉

設論

答客難

東方曼倩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  
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  
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  
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  
效明白甚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  
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  
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



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  
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  
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  
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爲  
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得  
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  
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  
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  
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

不肯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  
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  
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  
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  
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  
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  
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  
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蓄雖有聖人  
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



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  
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脩  
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  
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  
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鵲  
鷦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  
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  
凶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  
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曰禮義之不愆

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  
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  
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  
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  
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  
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  
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  
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  
寡偶少徒固其宜也予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



用樂毅秦之任李斯漢用酈食其之下齊說行  
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  
家安是遇其時者也予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  
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  
文理發其音聲哉猶是觀之譬由鼯鼯之襲狗  
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  
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  
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解嘲

揚子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  
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  
嘲雄以玄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  
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  
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  
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  
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  
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



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  
扶踈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  
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  
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  
拓落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  
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群鹿爭  
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  
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  
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

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  
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  
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以鎖鈇散以禮  
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是以天下之  
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  
爲稷契人人自以爲臯陶戴紕垂纓而談者皆  
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  
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自握權則爲卿相夕失  
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解之島乘鴈集



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  
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  
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  
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  
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  
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  
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  
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  
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

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  
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  
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  
將相不俛眉言竒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  
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  
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  
正獨可抗䟽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  
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  
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



鬼瞰其室攫挈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  
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  
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  
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鳴臬而笑  
鳳皇執蠓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  
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  
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  
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穢  
索翁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

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顛  
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  
氣擁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  
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  
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  
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  
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  
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  
之世則諄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



矣有建婁敬之策在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  
蔡之說在秦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  
晉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雖其  
人之瞻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在  
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在不可爲之時則凶  
若夫藺生收功在章臺四皓采榮在南山公孫  
創業在秦馬騾騎發跡在祁連司馬長卿竊資  
在卓氏東方朔割炙在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  
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荅賓戲

班孟堅

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在儒學以著述  
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  
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拆之以正道明君子之  
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  
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  
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  
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  
棲遑遑孔席不暝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



昔人之上務著作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  
游帝王之世射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轡  
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  
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  
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  
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纏  
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  
馳辯如濤波摘藻於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  
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

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迫爾而笑曰若賓之言  
所謂見世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突奧之熒燭  
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  
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騫於是七雄虓鬪分裂諸  
夏龍戰虎爭游說之徒風颭電激並起而救之  
其餘焮飛景附雲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  
之時搗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  
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夫啾發投  
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蠹而不可聽者非韶



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爲顛顛福不盈皆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旣適其身乃囚秦貨旣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

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二也方今大漢洒埽群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酥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欲從稜敦而度高乎泰



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  
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  
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然而已乎  
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  
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  
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  
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  
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  
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楊雄譚

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闡究先聖之壺奧  
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質  
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  
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  
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  
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  
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  
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  
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



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眊不知其將含景  
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  
鼈媿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躒  
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  
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  
貞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  
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推巧於斧斤良樂軼能  
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鵠發精於鍼石研  
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

自娛於斯文

辭

秋風辭

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群  
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  
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  
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  
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歸去來

陶淵明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  
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  
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  
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  
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  
易安園日步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

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  
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  
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  
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  
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  
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鉢已矣乎  
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  
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



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  
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序上

毛詩序

卜子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  
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  
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  
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  
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

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  
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  
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  
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  
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  
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  
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  
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  
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



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繁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南言化

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 尚書序

孔安國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二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



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  
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  
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  
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  
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  
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  
書也先君孔子生在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  
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  
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

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爰夷  
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  
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  
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  
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  
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  
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  
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  
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



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  
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  
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  
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  
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  
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  
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  
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  
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

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  
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認爲五十九篇作  
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群言以立  
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  
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  
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  
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  
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

杜元凱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

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



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  
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  
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  
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  
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  
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  
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  
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  
之述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

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曰故書  
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  
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  
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  
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  
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  
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  
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  
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



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此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荅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

須數句以成一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



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  
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  
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  
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  
傳集解凡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  
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  
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  
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  
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

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  
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  
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  
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  
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  
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  
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  
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  
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



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  
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  
也若平王能祈天求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  
祖榮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  
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  
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  
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  
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  
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

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  
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  
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  
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  
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  
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  
邾射亦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  
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  
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三都賦序

皇甫士安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伸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

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王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駟不足以



載廣廈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  
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  
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  
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  
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而長卿之  
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在  
無祖構之士雷同景附源宕忘反非一時也曩  
者漢室內潰四海圯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  
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爲吳蜀二客盛稱

具本土險阻壞琦可以偏王而却爲魏主述其  
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  
比亡國而魏氏以交禪比唐虞旣已著逆順且  
以爲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  
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比  
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  
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爲我土樂人  
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  
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



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思歸引序

石季倫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栢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游目弋釣爲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

志在不朽傲然有凌雲之操歛復見牽羈娑娑於九列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未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爲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



音釋

昨白士倍其都坏回普噤欺攪九輻鳥骨客頰口頰險搯草

抱夫詩切暎乃管繒莫版絙作道音虺乎颯音焮道

雲為擗女蠅鳥皆齊整毛汎音





